



册府元龜

卷之七百九
至十二



43
849
232



4 3
849
232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宮臣部 二

正直

夫明神之介福本夫正直宗室之成德由乎輔導自
漢而下崇建儲貳分樹藩戚精選端士並列宮屬資
其明智導之治體其或安於佚樂不遵憲度簡局非
慎驕奢自恣則必箴規以正道補察其邪心至於簡

督群下忠亮自處形闇闇之色有凜然之風俾夫聞義則遷以嚴見憚王制是守國政用修斯古人任夫賢直輔以德義之明效也若乃切辭而被惡繇諫而免罪斯又出於誠心立身無撓者矣

漢汲黯字長孺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大臣任舉其子

第為以嚴見憚

漢龔遂為昌邑王賀中尉昭帝卜子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

立為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謂新居喪

服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鬪虎豹貂皮軒車九流驅馳

東西所為諄道

諄乖音布內切

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

得佯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

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群臣坐階王

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吉以

數諫爭得減死髡為城旦

王吉字子陽為昌邑中尉昌邑王既即位二十餘日

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坐在國時不舉秦王罪過令

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道讀曰導皆下獄誅

惟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止得減死髡為城

王式字翁思為昌邑王師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

群臣皆下獄誅惟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
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
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
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也復方目切至於危亡失道之
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
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跡廣為太子太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
為太子少自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
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
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

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視讀曰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

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

王尊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

傳相連坐

前任傳相者類坐以王得罪

及尊親事奉璽書至庭中

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

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

相鼠鄘風篇名刺無禮之詩也尊曰毋

持布鼓過雷門

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雒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

為鼓故無聲

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

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廡長

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
 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
 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
 王爾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顧念也負持也安焉也
 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
 願觀相君佩刀陽為好語也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
 刀視王視讀曰示王欲誣相拔刀向王也王情得謂尊所測王得其情
 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
 梁荒王太傅輔史不書姓成帝鴻嘉中奏荒王立一日至
 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

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仗藏私府
 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許太傅所
 奏奏可後數復毆傷郎毆捶擊音一口切夜私出言傳相連
 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
 後漢魯丕章帝時為趙相趙王商嘗欲避疾商趙王良之孫
 便時移住學官丕止不聽學官謂學舍人王乃上疏自言詔
 書下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
 室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官傳五嘗之道修
 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遊讌事不可聽
 詔從丕言王以此憚之

張酺以尚書教授明帝令入授皇太子酺為人質直

東觀記曰

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數有規正之辭以嚴見憚

太子家時為奢侈物未嘗不正諫甚見重焉

章帝即位出為東郡太守帝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酺前入侍講屢有諫正閭閻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

沈景吳郡人順帝時為河間王相王政傲狠不奉法

憲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

不為禮時立也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

服嘗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也王慙而更服

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

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簡督諸君空受爵祿而無

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傳景因捕諸

姦人上案其罪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

政遂為改節悔過自修

李燮字德公靈帝時為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為張

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

續在國無政為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

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燮以謗毀宗室輸作

左較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燮為議郎京師

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魏邴原爲太子五官中郎將長史太子燕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於原原惇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

司馬孚爲陳思王植文學椽植負才凌物孚每切諫勅不合意後乃謝之又孚爲中庶子太子即位時當選侍中嘗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論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選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因際會自相薦

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

吳陸遜字伯言黃龍初爲上大將軍大帝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乃徵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吾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耶即時毀撤之射聲較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訶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

晉杜錫爲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嘗所坐處氈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曰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

江統叅大司馬齊王軍事同驕荒將敗統切諫又爲成都王穎請爲記室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辭甚切至

孔衍爲太子中庶子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行爲廣陵郡時人爲之寒心而衍不形

于色

宋謝景仁爲會稽王輔國叅軍事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者惟景仁不至沈演之爲彭城王義康別駕從事史領本郡中正深爲義康所待故在府州前後十餘年後劉湛劉威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義與湛等不同湛因此讒之於義康嘗因論事不會旨義康變色曰自今後我不復相信演之與景仁素善盡心於朝廷太祖甚嘉之

阮瞻爲征南江州長史桂陽工休範在鎮數出行遊

韜性方峙未嘗隨從

南齊范述曾爲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爲人
謇諤在宮多所諫爭太子雖不能全用然亦弗之罪
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爲周舍時太子左衛率沈約
亦以述曾方汲黯

梁范雲初仕齊爲竟陵王子良記室參軍事時子良
兄文惠王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
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夫三時之務實爲長勤伏願
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逸既出侍中蕭緬
先不相識因就車握雲手曰不齒今日復聞讜言

江革爲廬陵王長史時王少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
以正直自居不與籤帥等同坐

陳袁憲字德章爲太子詹事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
手表陳諫凡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
示容納而心無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
王爲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憲厲
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嗣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
言廢立是夏竟廢太子爲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
之事歎曰袁德章實骨鯁之臣即日詔爲尚書僕射
後魏高道悅爲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宮

官上下咸畏憚之

陽固領汝南王悅郎中令先是清河王懌舉固爲步兵較尉領是職時悅年少行多不法脅近小人固上疏切諫并面陳徃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爲舉得其人懌領大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及悅爲大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過撻固以前爲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悅辭固爲從事中郎不就

楊昱爲廣平王懷左嘗侍王好武事數出遊獵昱每規諫宣武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有縱恣公行囑請於是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治之伏法於都市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悉除名爲人懼昱與博陵崔楷以有忠諫得免

崔楷爲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刑戮惟楷與楊昱以數諫諍獲免

北齊王昕字元景汝南王悅辟爲騎兵參軍悅嘗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昕乃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床人爭進乎昕獨執版却立悅於是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令爲宴適親起輿牀卿是何人獨爲偃蹇對曰元

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貳瞻儀刑安敢以親王寮
家從廝養之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卧
於閑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
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沈酒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
微寮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

後周宇文孝伯高祖深委信之爲東宮正建德之後
皇太子稍長既無令德惟昵近小人孝伯謂高祖曰
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
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
聖質猶望日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歛容曰卿世

善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
非言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
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孝伯仍爲左宮正宗師中大
夫累遷右宮伯嘗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不答曰皇
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將帝鬚言
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嘗謂我云太子無
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
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恐愛遂爾結舌帝知
其意默然久之又曰朕已委公其勉之

隋裴政爲太子左庶子時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

武職及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有旨丹三催促榮語元愷云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曰名帳安在元愷曰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語詰榮榮便拒諱云無此語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奏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令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僣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右衛率崔倩等爲證倩等款伏

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事必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爲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因謂定興曰公所爲者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藉藉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益踈政繇是出爲襄州摠管判劉行本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勇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正太子以正道何有

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所親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在閣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爲福致請乃釋之太子當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

而止未幾李於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不及乎此

唐李綱在隋開皇末爲太子洗馬皇太子勇嘗以歲首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綱白勇曰令則身任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宴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累於殿下臣請遽正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起而出文帝廢太子勇召東宮寮屬切讓之無敢對者綱進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過也非太子之罪太子才非上品性是嘗人得賢明之士輔導

之足嗣皇業方今多士盈朝當擇善人居任柰何以絃歌鷹犬之才日在其側致令至此乃陛下訓導不足豈太子之罪耶文帝竒其對擢爲尚書右丞貞觀中又爲太子少師太子每親政事太宗必令綱及左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坐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忠盡節之事綱凜然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爲難綱以爲易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

擢萬紀爲西韓州刺史會吳王恪以驕縱被譴拜萬紀爲長史萬紀厲其抗直恪遂折節從之太宗以齊王佑溺情群小以萬紀爲長史萬紀性剛毅所在以強直稱祐聞其名望風畏憚親愛左右咸詭示踈斥外接萬紀而內深疾之萬紀見祐非法嘗犯顏切諫初尚有從者後皆相反焉左右皆君暮梁猛虎並以善射野豕得幸於祐萬紀驟諫不納遂皆劾逐之而祐潛遣招延狎暱愈甚會萬紀宅中有土塊夜落萬紀以爲君摹等將害已悉收繫獄而乘傳以聞雖不顯言而意指於祐又云與小人聚飲殺馬而食內人代判畋獵無時同爲非者數十人詔遣刑部尚書劉德威往覆之事頗有實者

孔穎達爲太子右庶子庶人承乾不循法度穎達每犯顏進諫庶人乳母遂安夫人見其發言亮直謂穎達曰太子成長何宜屢得面折穎達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諍爭逾切

崔義玄爲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與友孟神慶雖志好不同各以介直規正府幕王並委任之

蘇良嗣高宗時爲周王府司馬王時年少舉事不法良嗣正色規諫甚見敬憚王府官屬多非其人良嗣守文簡括莫敢有犯深爲高宗所稱

王及善遷左奉裕率孝敬皇帝之居春宮宴集命之擲倒及善對曰殿下自有樂官正當守職此非臣任也臣將奉令恐非殿下羽翼之備太子謝而遣之後唐劉贊爲尚書刑部侍郎時言事者云親王舊有師傳以爲輔導請爲親王置師傳上顧問近臣王官如何執政以秦王從榮名勢既隆凡事不敢制置郎日王官宜委從榮自擇從榮奏爲秘書監兼秦王傳贊朝之正人也有節操不趨競方爲列曹侍郎一旦爲王官掩泣陳訴素知從榮之爲人尤懼獲禍時秦王府叅佐皆新進小生動多輕脫或稱頌從榮功德阿意譚笑而贊每見從容諷議必獻嘉言時從榮溺

於篇章凡門客及通謁遊士必坐於客次日出題目
 令賦一章然後接見酒筵之中悉令秉筆賦詩贊雖承命容狀不
 師傳亦與諸生混然令秉筆賦詩贊雖承命容狀不
 悅從容心知其意自是戒典容勿通令每月一度至
 衙贊既官係王府不敢朝參不通慶弔閉關暗鳴而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宮臣部

三

輔導

講習

輔導

三王之教世子也建師保之職喻之德而歸諸道漢
 氏之分王子弟亦為選首傳相故儲闈以至於戚藩
 莫不資賢良之士由輔導之義然後成溫文之德著

信厚之質者焉乃有藉其素望以定大計極其誠心以安宗社陳禮義而救其失援法度而窒其邪周旋以盡規切磋以縫闕以至形於筆述表乎箴諷皆所以罄惓惓之衷勵蹇蹇之節盖夫朋友著忠告之義官師有相規之訓况乎委質事人豈不念納忠而成美哉

漢東園公與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四人惠帝為太子時高帝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吕后用張良計令建成侯吕澤奉太子卑辭迎四人至客建成侯所高帝十一年黥布反高祖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

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請吕后乘間言諸將皆陛下故等夷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於是高祖自將而東以良行太子少傅事十二年高祖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高祖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所以謂之四皓高祖怪問曰何為者四人皆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見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

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日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調謂和平之護謂保之

四人為

壽已畢趨去高祖目送之

以目瞻之訖而出也

召戚夫人指視

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

貞廼主矣

廼汝也

叔孫通為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

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

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

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

后與陛下攻苦食啖

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言共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

其可背我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

適讀曰嫡

臣願先伏誅

以頸血汚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

特且通曰太

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

吾聽公

淮南相

史失姓名

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

王安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

廼屈之

謂以兵委之也

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

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

曲城侯蟲達之子也名捷

淮南以故得

完

董仲舒為江都易王相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

禮誼規正王敬重焉

史丹爲駙馬都尉護太子家時孝成爲太子喜酒樂
燕元帝不以爲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藝毋傳昭儀又
愛幸帝以故嘗有意欲以恭王爲嗣賴丹護太子家
輔助有力帝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

後漢公沙穆爲繒相時繒侯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
爲多不法廢嫡立庶傲恨放恣穆到官謁口臣始除
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繒有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因
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軀傳茅土之重不
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修

來自來多福乃上漫敞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
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敞
涕泣爲謝多從其所規

何敞爲濟南王康太傅康尊貴驕甚敞至國輔康以
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禮焉

程堅爲趙王乾傅先是乾居父喪私娣小妻又白衣
出司馬門坐削五縣及堅爲傅輔以禮義乾改悔前
過堅列上復所削縣

魏吳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傳爲世子及諸侯所禮爲
元城令太祖嘗出征世子及臨菑侯植並送路側植

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太祖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太祖及左右咸歔歔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

賈詡爲大中大夫時文帝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帝從之深自砥礪

高堂隆爲歷城侯徽相遭太祖喪不哀及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

蜀霍弋爲太子中庶子太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

晉安平王孚初爲魏國太子中庶子文帝初聞太祖薨號哭過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爲命當上爲宗廟下爲萬國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

稽喜爲齊王攸司馬攸居文帝喪哀毀過禮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喜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且大王地即密親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爲祖宗况荷天下之大業負帝室之重任

而可盡無極之哀與顏閔爭孝不可令賢人笑愚人
 幸也喜躬自進食攸不得已為之強飯喜退攸謂左
 右曰稽司馬將令我不忘居喪之節得存區區之身
 耳
 丁綏為高密王泰司空祭酒楚王瑋之被收泰嚴兵
 將救之綏諫曰公為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卒宜
 遣人參審定問泰從之

王脩為東平王楙長史惠帝北征以楙都督徐州率
 衆赴鄴湯陰之役東海王越奔于丁卯楙不納越乃
 還國帝既西幸越總兵謀迎大駕楙甚懼修說曰東
 海宗室重望今將興義公宜舉徐州以授之此克讓
 之美也楙從之

卞壺為明帝東中郎長史又為世子師壺前後居師
 佐之任盡裨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

溫嶠為太子中庶子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

益嶠又與阮放等共勸太子遊談
 老莊不教以經史太子甚敬之

華廡為太子少傅動遵禮典得輔道之義

梁江革為武陵王長史王憚之雅相欽重每至侍宴
 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
 所製詩呈高祖高祖謂僕射徐勉曰江革果稱職乃

除都官尚書

後魏游雅爲太子少傅時恭宗摠百揆監國雅上疏曰殿下親覽百揆經營內外昧旦而興諮詢國老臣職忝凝承司是獻替漢武時始啓河右四郡議諸疑罪而擿徙之十數年後邊郡克實並脩農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於罪人非怒而誅之欲其從善而懲惡擿徙之苦其懲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從徙雖舉家投遠忻喜赴路力役終事不敢言苦且遠流分離心或思善如此姦邪可息邊陲足備恭宗善其言然未之行

楊昱爲詹事丞于時孝明在懷抱之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官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然自此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傳輔導之美退闕群寡陪侍之式非所謂示民儀軌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詔令臣下咸知爲後世法於是詔曰自今已後若非朕手勅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程駿爲任城王雲郎中令進箴於王王納而嘉焉裴瑗爲汝南王悅郎中令悅散費無嘗每王俸初入一日之中分贈極意瑗每隨例嘗辭多受少伺悅虛

竭還來奉貢悅雖性理不當然亦相賞愛

宋欽初仕沮渠蒙遜爲世子洗馬欽上東宮侍臣箴
北齊邢峙爲國子助教授皇太子經厨宰進太子食
有菜曰邪蒿時命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
所宜食文襄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纈拜國子博士
王晞爲嘗山王友時文宣昏亂王以切諫爲文宣所
撻王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當卿耳目所具吾豈
可以前途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撰諫草吾當何便
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切諫王曰今朝廷乃爾欲
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

復誰親踈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
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獻敏不自勝曰乃至是
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對晞
焚之

后周伊婁穆初爲衛公直長史武帝逮德初授荊州
復以穆爲摠管府長史穆類貳戚藩甚得裨贊之譽
蕭圓肅德中爲太子少傅以任當師傅調護是職乃
作少傅箴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

鄭擇爲太子宮尹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
軌每勸帝廢太子而立秦王繇是太子嘗不自安其

后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陰乃謂澤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澤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勿爲他慮太子然之

隋裴政爲太子勇左庶子多所規正見稱純懿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

唐孔穎達爲右庶子皇太子承乾始自幼小太宗令穎達專侍讀書穎達性真正每讀書至可規誠必反覆引諭然以早居侍奉意頗狎之雖心有不平而免於憎忿時左庶子于志寧又受詔輔導承乾志寧正

色直道多所補益撰諫苑二十卷以進承乾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疋黃金一斤以厲承乾之意仍遷志寧爲詹事

王珪爲禮部尚書兼魏王師王問珪以忠孝珪荅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母盡孝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當年可以享天福餘芳可以垂後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矣願聞所習珪荅曰漢東平王蒼云爲善最樂太宗謂侍臣曰古來帝子生於宮闈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

珪我久驅使是所諳悉以其意存忠孝選爲子師爾
宜語泰汝之待珪如事我也可以無過泰每爲之先
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

蘇幹少以明經累授徐王府記室參軍王好畋獵幹
每諫止之

劉憲睿宗景雲初爲太子詹事玄宗在東宮留意經
籍憲因上啓曰自古及今皆重于學至于光輝盛德
發揚令問安靜身心保寧家國無以加焉殿下居副
君之位有絕人之才豈假尋章摘句蓋資略知大意
用功甚少爲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

慰至尊之心下以答庶寮之望侍讀褚無量經明行
脩着年宿望時賜召問以察其言玄宗甚嘉納之

褚無量爲國子司業景雲初玄宗在春宮無量兼皇
太子侍讀嘗撰翼善記以進之太子降書嘉勞賚絹

四十疋

講習

夫先王之教子也逮師保之職申誨諭之道莫不先
之以禮樂遵之以典法使其近正人而聞正言達古
義而式古訓化與心會習以性成然後德智長而治
道得矣漢氏而下學術尤盛名儒碩生乘時而出乃

有奉持素業入叅講議敷暢經旨進對宴說以師道而自處蒙體貌之殊等博約浸潤以敦乎藝文切磋琢磨以成乎德範自非誦說有法進退可度秉踐言之善行富博古之多聞者疇以充是選哉

漢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納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帝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繇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聞穀梁而善之

歐陽地餘其先歐陽生事伏生授倪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地餘宣帝時為太子中庶子授太子興蕭望之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

張禹元帝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令禹授太子論語繇是遷光祿大夫

孔霸事太傅夏侯勝傳尚書之學為太中大夫授太子

鄭寬中有雋材事小夏侯逮傳尚書為博士授太子後漢桓榮門徒嘗四百餘人何湯為高第明帝始立

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光武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

劉昆受施氏易於戴賓光武時代杜林為光祿勳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

包成習論語舉孝廉為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

鍾興習嚴氏春秋明帝時為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音復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

受章句召訓習韓詩章帝時為左中郎將入授諸王

魏應習魯詩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

王伉

蜀尹默為僕射以左氏傳受太子太子後主也

吳張休字叔嗣太帝以子登為太子欲登讀漢書習

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

受請還以授登休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

晉徐邈為中書侍郎武帝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

文武之選皆一時之後以邈為前衛率領本郡大中

正授太子經帝謂邈曰雖未勅以師禮相待然不以

博士不復尊以為師故帝有云

阮放字思度為太子中舍人遷庶子時雖戎車屢駕而放侍太子嘗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友愛之

鄧殷以儒學嘗授皇太子詩

庾亮為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

宋何承天為率更令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為執經

蔡茂之侍廬陵王義貞讀書官至彭城王義康驃騎從事中郎

南齊伏曼容字公儀武帝永成初為太子率更令侍

皇太子講

王儉為少傅文惠太子於崇政殿講孝經儉令摘句

太僕周顥撰為義疏

梁何佟之初仕齊明帝建武中為鎮北記室參軍侍

皇太子講

張譏為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每有降集必使召之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之中猶侍哀太子武德後殿

講老莊

庾諡妻為尚書金部郎遷中軍表記室參軍東宮逮以本官侍皇太子講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

均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逝日為太子講五經義

賀革為湘東王府諮議勅革講三禮

顧越聰慧有口辯說毛氏詩傍通異議解禡揚州議曹吏兼太子左衛率丞越於義理精妙尤善持論與會稽賀文發俱為梁南平王偉所重引為賓客尋補五經博士遷國子博士世祖即位除始興王諮議參軍侍東宮講讀世祖以敦篤厚遇之

許懋年十四入大學領師說尤曉故事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讀于崇明殿僕射江祐重之號為經史笥陳沈文阿文帝時為通直散騎嘗侍燕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

沈德威篤學無倦遂治經業天嘉元年徵出都侍太子講禮傳

王元規為鄱陽王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東宮引為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賞賜優厚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啓請執經時論以為榮姚察入隋為員外散騎嘗侍又勅侍晉王講讀煬帝初在東宮數被召見訪以史籍

徐孝克初為散騎嘗侍臣亡入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宮講禮傳

後魏梁越國為禮經博士太祖以其謹厚舉動可則拜上大夫會授諸皇子經書

谷洪少受學中書太武令洪入授太子經位至尚書李郁字承穆為廣平王懷深相禮遇時學士徐遵明

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微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

劉芳為中書侍郎與邢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從駕雒陽自在路及旋京師嘗侍坐講讀

尚允為秦王翰傳後勅以經授恭宗甚見禮待

孫惠蔚自宣武在東宮為博士侍讀及世宗即位之後嘗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宓從僕射遷秘書丞

董徵為四門小學博士後宣武詔徵入璫華宮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

王盧辨孝武時為太子少傅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脩之禮受業於辨

北齊馮敬德世祖時為後主擇師傳為侍講後主既

不好學敬德侍講甚踈時以春秋入授

後周樂遜為太尉李弼府諮議參軍太祖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經授業遜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註春秋左氏傳辛慶之以經明行脩與盧誕等教授諸王

斛斯徵為司樂中大夫高祖以徵治經有師法詔令教授皇太子宣帝時為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修之禮受業於徵仍並呼徵為夫子儒者榮之隋元善雒陽人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初仕後周武帝甚禮之以為太子宫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

楊汪字元度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初仕周莫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日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唐孔穎達武德中為秦府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

陸德明為秦府文學館學士命中山王承乾從其受業

馬嘉連武德中為崇賢館學士與洗馬秦曠等侍講殿中恩禮甚渥

王元感濮州鄆城人也少舉明經累補博城縣丞兗州都督紀王真深禮之命其子東平王續從元感受

蕭瑀爲太子太保貞觀十七年十一月甲辰誕皇太孫太宗幸東宮謂皇太子曰爾國之儲貳府藏是同金玉綺羅不足爲賜但先聖典籍可爲鏡誠耳因賜尚書毛詩孝經各一部瑀跪而言曰臣道德才術無一可稱徒以犬馬之年謬當求舊之舉擢其朽質以保儲皇塵露之資實慙無効五經義訓臣頗聞之今所賜書請陳其要太宗許之瑀乃先說孝經次述尚書末叙毛詩咸舉其要旨申明義趣可爲深誠者皆委曲言之太宗太說以爲保傳得人

高智周高宗時爲蘭臺大夫時孝敬在東宮智周與司文郎中賀鼓司經大夫王貞儒等俱以儒學受詔爲侍讀

吳文瓘爲道士以儒學善教誘童孺大曆中代宗召入宮太子及諸王嘗受經藝

王起爲皇太子侍讀文宗開成二年正月詔起及陳夷行再入長生院對皇太子講讀劉仲武橋庶十日對諸王講讀二月詔起夷行三日入長生院對皇太子講讀仲武庶八日入內見諸王授書三月詔起夷行五日一入長生院對太子講讀仲武間日入對諸

王授經四月甲午朔皇太子於長生殿對陳起夷行
諸王對仲武

寶宗貞為秘書少監開成二年七月以宗直為太子
侍讀三年七月詔宗直及周敬復令每遇雙日入對
皇太子九月又詔宗直敬復依前隔日入少陽院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官臣部

文學

智識

褒寵

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
學不知道是知文學者士君子立身脩己之本也乃
有鍾粹和之氣挺睇曄之才列職官坊曳裾藩邸

辭奮藻著適用之稱索隱鈞深得待問之旨故彬彬
 儒雅冠映一時者焉晉士每于立身前日之本也
 漢疏受為太子家令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
 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
 甚驪說

吳常曜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宮性好博奕
 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

晉潘尼元康初為太子舍人上釋奠頌江統為愍懷
 太子洗馬及太子之死改葬統作誄叙哀為世所重
 宋謝惠連為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時義康治東府

城塹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
 成其文甚美

南齊謝超宗初仕宋為新安王子鸞國嘗侍王母殿
 淑妃卒超宗作誄奏之孝武大嗟賞曰超宗得鳳毛

恐靈運復出

超宗靈運之子

謝眺為徐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荊州武帝勅眺還都
 眺道中為詩以寄西府

梁沈約為齊文惠太子步兵較尉管記室直永壽省
 較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特被親遇

王筠為太子洗馬中書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

子愛文學士嘗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等游宴玄
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
袂右拍洪涯肩昭明薨勅為哀冊文大見嗟賞

劉孝綽為太子僕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
文孝綽與王筠等同見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
工圖孝綽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太子獨使
孝綽集而序之

劉孝威為太子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通
九年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其辭甚美

徐摛為太子家令兼掌管記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

之官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及見
應對明敏詞義可觀高祖意釋

劉杳為東宮通事舍人注太子徂歸賦稱為博悉
庾肩吾為簡文晉安王國嘗侍兼記室叅軍王為皇
太子肩吾兼東宮通事舍人歷率更令中庶子初簡
文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罩
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
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
地傳引東海鮑至等充其選

蕭愷為太子洗馬中舍人家令並掌管記簡文在東

官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
餞蓋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甚
美簡文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人後進有蕭愷
可稱信爲才子

陳徐伯陽爲新安王記室鄱陽王爲江州刺史伯陽
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廬嶺置宴酒酣命筆
賦劇韻二十伯陽與祖孫登先成王賜以奴婢雜物
及皇太子幸太學詔劉安王於辟雍發論語題仍命
伯陽爲辟雍頌甚見嗟賞

陸瑜爲東宮學士太建二年太子釋奠令官臣並賦

詩命瑜爲序文甚瞻麗

顧野王爲太子率更令兼通事舍人時後主在東宮
宮僚有濟陽江惔吳國陸瓊北地傅綽吳興姚察並
以才學顯著論者推重焉

隋柳誓爲晉王諮議叅軍王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
誓爲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爲庾信體及見誓已後
文體遂變

潘徽爲秦孝王俊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
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名曰述思賦俊覽而善之復
令爲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名爲韻纂徽爲序

時八人同淹為稱首賜以銀鍾

褚亮為秦王文學秦府初開文學館以房玄齡等十人為學士皆圖畫其象令亮為之贊

薛元敬武德末太宗入東宮時為太子舍人時軍國之勞總於東宮元敬專掌文翰號為稱職

崔融字安成中宗在春宮為侍讀兼侍屬文東朝表疏多成融手

智識

傳曰智者下惑又曰識者不求所告蓋觀乎事機非

智則不周察乎人情非識則不達若夫列藩國之任居傳相之地懷研幾之慮臨事而洞分負先見之明未萌而預辨陳王霸之體序君臣之分繼之以禮樂濟之以規諷逮漢而下世有人焉皆著于篇以永其譽

漢宋昌為代王中尉太尉周勃朱虛侯章等既誅諸呂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

言掌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

呂新喋血京師喋音長賴切本字當作蹠蹠謂履涉之耳以迎大王為名

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昌進曰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卒終也天下絕望一

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犬牙言地

形如犬之牙天下服其強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約省也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吕太后

之嚴立諸吕為王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

北軍一呼呼叫也音文故切士皆袒左為劉氏叛諸吕卒以

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

為使為音于偽反其黨寧能專一邪内有朱虛東平之親

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遣太后弟

薄昭見勃勃具言所迎立王者昭還報信矣代王笑

謂昌曰果如公言大王即文帝也

董仲舒為江東相事易王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勾

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種大夫種也蠡范蠡也種之勇切蠡音禮遂

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泄庸一也

大夫種二也范蠡三也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

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大對謂大問也聞昔者魯君問柳

六

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
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閭耳
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辱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
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
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伯讀曰霸此下亦同為其先詐
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
門也仲尼之門故稱大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
砥砮之與美玉也砥砮石之似玉者也王曰善
闢崇為太子少傅時哀帝自定陶王立為太子月餘
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

謝崇以為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王父謂祖也為人後
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
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左遷少府
吳是儀為尚書僕射時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
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
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宣
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
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隆殺正上
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為傳盡忠動輒規諫
晉脩肅為懷帝豫章王典書令帝立為皇太弟且以

清河王覃本太子也懼不敢當肅曰二相經營王室志寧社稷儲貳之重宜歸時望親賢之舉非大王而誰清河幼弱未允衆心是以既升東宮復贊藩國今乘輿播越二宮久曠嘗恐氏羗飲馬於涇川螳衆控弦於霸水宜及吉辰登儲副上翼大駕早寧東京下允黔首喁喁之望帝曰卿吾之宋昌也乃從之

宋王華爲文帝宜都王司馬帝將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

王大將軍謂王敦也

之心明矣畏廬

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殿下寬睿慈仁中外所知已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羨之亮晦又要檀道濟王引五人同功孰肯相讓勢必不行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帝從之曰卿復欲爲吾之宋昌矣乃留華總後任帝即位以華爲侍中右衛將軍梁何敬容爲太子詹事時簡文帝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氏喪亂頗繇祖尚虛玄胡賊殄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戒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

比齊魏收爲太子少傅仍兼詹事文宣帝數宴喜收每須侍從皇太子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召收曰知我意否收曰臣愚謂良娣歸東宮之妾理不須牢而惟聖懷緣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

王晞爲嘗山王友時文宣昏亂王錄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干犯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約絕主上顛顛賴殿下扶翼王納焉

唐尉遲敬德爲太宗秦王府左二副護軍太宗討隱

太子巢刺王命敬德侍衛高祖南衙北門兵馬及二官左右猶相拒戰敬德奏請降手勅令諸軍兵兼受秦王處分於是內外遂定高祖勞敬德曰卿於國有安社稷功也

褒寵

三王之教世子也咸建保傅之職以敦道德之訓曷嘗不咨求碩德申擇雋望爲之輔導而申其教喻焉茲所以重燕翼之謀增盤維之固者也漢室而下英偉間出蒙被選擢周旋翼亮或以經術精邃進見講授或以志行脩整雍容翼從或以才藻蒙賞或以故

舊見思繇是厚其賜予之數異其褒命之禮形於獎
歎申之委遇乃至不幸淪逝飾終彌渥褒賢之典不
其趨歟

漢夏侯勝宣帝時爲太子太傅受業詔撰尚書論語
賜黃金百斤卒官賜冢塋塋平陵

疏廣爲太子太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爲
太子少傅自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宣帝以
問廣廣以爲不宜獨親外家許氏帝善其言廣繇是
見器重數受賞賜及乞骸骨帝以其年篤加賜黃金
二十斤

後漢桓榮光武時爲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
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
不勉哉

桓焉爲太子少傅月餘遷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
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卽拜光祿大夫
桓郁明帝時爲侍中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較尉詔
勅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

魏應習魯詩爲五官中郎將章帝詔入授千乘
王伉應經明行脩章帝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
授賞賜

魏袁渙字曜卿爲魏國郎中令及卒武帝爲之流涕
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
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
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吳程秉爲太子太傅黃武四年大帝爲太子登聘周
瑜女秉守太嘗迎妃於吳大帝親幸秉舡深見優禮
晉山濤字巨原武帝時爲太子少傅在東宮年已七
十疾病告退手詔不聽帝嘗講武於官試塲楊有詔
濤乘步輦導皇太子

溫嶠元帝時爲太子中庶子嶠在東宮特見嘉寵僚
屬莫與爲比

賀循爲太子太傅及疾篤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
親臨者三焉徃還皆拜儒者以爲榮太興二年卒元
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謚曰穆將葬帝又出
臨其柩哭之盡哀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子追
送近塗望船流涕

南齊王儉領太子詹事加兵三十人
張緒永明中爲太子詹事每朝見世祖目送之謂王
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也
梁柳惔爲太子詹事加散騎嘗侍武帝因宴爲詩貽

惓曰爾實冠群后惟余切念功

周捨為右驃騎將軍知太子詹事普通五年卒武帝

臨哭哀慟左右詔曰太子詹事豫州大中正捨奄至

殞喪惻愴于懷其學思堅明志行開敏劬勞機要多

歷歲年才用未究彌可嗟慟宜隆追遠以旌善人可

贈侍中護軍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

襲喪事隨用資給謚曰簡子

王規為散騎嘗侍太子中庶子太同二年卒詔贈散

騎嘗侍光祿大夫賻錢二十萬布百疋謚曰章

陸倕為太子中舍人管東宮書記詔為右闕銘記奏

之勅曰太子中舍人陸倕所製闕銘詞義典雅足為

佳作昔摯虞辯物邾鄆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

賜絹三十疋遷太子庶子

劉洽與從弟沉齊名洽為太子舍人高祖御幸華光

殿詔洽及沉蕭浮任昉侍讌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為

王賜絹二十疋高祖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對曰

臣嘗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

洽祖彥之仕宋武有戰功

王儉為太子中庶子掌東宮管記太清二年卒贈侍

中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蕭時為太子舍人卒遺啓簡文求為墓誌銘帝為製

銘焉

庾於陵爲太子洗馬舊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當
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於陵
與周捨並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
時論以爲美

陳孔煥爲仁威將軍始興王長史煥在職清儉多所
規正宣帝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降勅書殷勤勞問
張機宣帝時爲建安王府記室參軍兼東宮學士轉
武陵王限內記室學士如故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
宴時造玉柄塵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

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機耳即手授機仍令於
溫文殿講老莊宣帝幸宮臨聽賜御服衣一襲後主
嗣位領南平王府諮議參軍東宮學士尋遷國子博
士學士如故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
西南松林下勅召機豎義時索塵尾未至後主勅取
松枝手以屬機曰可代塵尾顧謂群臣曰此卽是張
機後事

袁憲爲侍中信威將軍太子詹事後主至德元年太
子加元服二年行釋奠之禮憲於是表請解職後主
不許給扶二人進號雲麾將軍置佐使

阮卓爲始興王叔陵記室叔陵之誅也後主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

後魏張黎太武時賜爵廣平公恭宗初總百揆黎與東郡公崔浩等輔政忠於奉上非公事不言詔曰侍中廣平公黎東郡公浩等保傅東宮有老成之勤朕甚嘉焉其賜布帛一千疋以褒舊勳

古弼太武時爲安西將軍建興公及恭宗總攝萬機徵爲東宮四輔與宜都王穆壽等並參政事詔以弼保傅東宮有老成之勤賜帛千疋綿千斤

盧統父魯元爲太保錄尚書事統以父任侍東宮太武以元舅陽平王杜超女南安長主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異輒以賜之

唐李綱爲太子少保高祖以綱隋代名臣甚加優禮每手勅未嘗多稱名其兄重如此貞觀四年拜太子少師時綱有脚疾不堪踐履太宗特賜步輿令綱乘至閣下數引禁中間以政道及綱遇疾太宗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詣宅存問賜絹二百疋五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太子爲之立碑

房玄齡爲秦府記室參軍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爲我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

外猶對面語耳

孔穎達爲太子右庶子太宗以穎達在東宮數規諫太子承乾與左庶子于志寧各賜黃金一斤絹百疋仍遷志寧爲詹事

于志寧爲太子詹事太子承乾敗徙黔州左庶子張玄素等皆免爲庶人唯志寧以驟諫承乾太宗嘉之而特慰勞焉

李勣爲太子詹事太宗嘗閒宴顧謂勣曰朕將囑以幼孤思之無越卿者公徃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至詞因嚙指流血俄而沉醉乃解御衣覆

之

劉武仲以國子四門助教充奉諸王講讀上於禁中會讌諸王因命武仲每雙日入內對諸王仍令上食供食

陸敦信爲太子舍人嘗纂錄古先太子善惡之事多所規諷太宗嘗召勞之曰爾所錄誠有可嘉因賜帛五十疋

秦晞爲太子舍人從幸定州加授朝散大夫守洗馬還京無幾而卒皇太子深憫惜之弔贈甚厚蕭德言爲太子侍讀尋以年老請致仕太宗不許又

遺之書曰朕歷觀前代詳覽儒林至於顏冉之才不終其壽游夏之德不逮其學惟卿幼挺珪璋夙彰美譽下帷閉戶苞括六經映雪聚螢牢籠百氏自隋季板蕩庠序無聞儒道墜泥塗詩書填坑穽眷言墳典每用傷懷頃年以來天下無事方欲建禮作樂偃武脩文而卿年齒已衰教將何恃所冀才德猶茂卧振高風更使濟南伏生重存於茲日關西孔子故顯於當今令聞令望何其美也尋賜爵封陽縣侯拜祕書少監兩宮禮賜甚厚

李百藥爲太子右庶子貞觀五年與左庶子于志寧

中允孔穎達舍人陸敦信侍讀于弘教殿時太子頗留意典墳然閒讌之處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焉太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獻賦悉述古來儲貳事以戒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爲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絲物三百段

王方慶聖歷初爲麟臺監兼簡較太子左庶子二年正除太子左庶子俸料並同職事三品兼侍皇太子讀書及卒贈兖州都督謚曰貞

薛元超爲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高宗幸東都太子

於京師監國因留元超侍太子元超數上疏諫太子高宗知而稱善遣使慰諭賜物百段

王及善爲左奉裕率孝敬居春官因宴集令宮臣擲到次至及善及善辭曰此非臣任也孝敬謝而遣之高宗聞之特加賞慰賜絹百疋

姚珽爲太子詹事兼左庶子節愍太子舉事不法前後上書諍諫太子雖稱善竟不悛革太子敗詔遣索其宮中得珽諫書中宗嘉其切直時宮臣皆貶黜唯珽擢拜右散騎嘗侍

源乾曜爲太子少傅安陽郡公薨贈幽州大都督帝

於雒城南門舉哀深悼惜之

陸象先爲太子太保兗國公開元二十四年七月薨制曰象先含和毓粹體道居身跡在區中心游象外懋昭丕德光輔先朝爰悉優恩是爲師保方期承命以配上祥厲疾無瘳徽音劇隔興言念舊震悼于懷宜旌端揆之職用光寵宥之事贈尚書左丞賻物二百段米粟二百石

常見素代宗時爲太子太師寶應中詔曰太子太師見素太子少傅李遵太子少保韓擇木太子賓客嗣吳王祗太子詹事兼揚州長史崔圓並承東宮優異

品秩已高不可更改宜各與子孫一人官見素後以疾終帝以老臣悼之贈司徒駿朝一日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官臣部

規諷

古者世子既冠爰有司過之史餽膳之宰至於列樹藩屏咸置傅相蓋所以保其無咎格諸非心者也乃若德義不脩奢縱敗度罔慎所履將蹈危機繇是始終彌縫從容進說鋪述奏記更獻箴言竭忠以盡規

陳古以申諷乃至激發吟咏情極涕洟指禍福之門
陳順逆之理周旋剗切冀其感悟斯固忠於所奉義
不顧私極慮無隱彌縫其闕者焉其或知媿改圖因
以蒙福乃有性習皆訓終焉不悛龜監所存良足勸
戒

漢帝孟為楚元王傳傳子夷王及孫王戊帝為楚王傳而歷相

也三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曰肅肅我祖國自

豕常在商為豕常氏黼衣朱紱四牡龍旂黼衣畫斧形而白與黑為彩也朱紱

為朱襄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也彤弓斯征撫寧遐

荒言受彤弓之賜於此得專征伐也總齊群邦以翼大商翼佐也迭彼

大彭勲績維光大彭豕常為商伯迭至也自言豕常氏與大彭互為伯于殷商也迭待結

反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繼為諸侯預盟會之事也王赧聽譖實絕

我邦王赧周末王聽譖受譖絕豕常氏也我邦既絕厥政斯逸逸放也管仲曰

謂之放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衛

五服分離宗周以隊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也庶尹衆官之長也群后諸

侯也隊失也音直類反我祖斯微卷于彭城言我之先祖于此遂微也卷古遷字

在於小子勤諛厥生諛歎聲音許其切昵此嫚秦耒耜以耕

言遭秦暴嫚無有列位躬耕于野悠悠我秦上天不寧迺眷南顧授

漢于京高祖起在豐沛于秦為南故曰南顧言以秦之京邑授于漢也於赫有漢四

方是征於讀曰鳥鳥歎辭也赫明貌凡此詩中諸歎辭稱於者其音皆同靡適不懷

萬國迨平

懷思也來也迨古攸字攸所也言漢兵所往之處人皆思附而來萬國所以平也

迺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

恭儉淨壹

兢兢戒謹也

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

烈于後

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業於後嗣也

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

命不永唯王統祀

咨嗟也永長也夷王立四年而薨戊乃嗣立故言不永也

左右

陪臣此惟皇士

皇正也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

以繼祖考

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履薄冰之義用繼其祖考之業也

邦事是廢

逸遊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

繇與悠同悠悠行貌放放犬也驅驅馬也

務彼鳥獸忽此稼苗蒸民以匱我王以媮

媮與媮同樂也言衆人失此稼穡以致困匱而王反以為樂也

所引非德所親非俊唯罔是恢

唯諛是信

恢大也諛諛言也

媮媮諛夫号号黃髮

媮媮自媚貌号号直

言也媮音媮

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從

逸

藐遠也與疏同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縱逸遊也下臣孟自謂也從讀日縱

媮彼顯祖

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

睦密也言服屬近

曾不夙夜

以休令聞

休美也令善也聞聲名也

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群

司執憲靡顧

靡無也言執天子之法無所顧望也顧讀如古協韻也

正遐繇近

殆其怙茲

言欲正遠人先從近親始而王怙恃與漢戚屬不自勗慎以致危殆也

嗟嗟

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鑒嗣其罔則

不思鑒戒之義是令後嗣無所

法則彌彌其失岌岌其國

彌彌繇稍稍也罪過茲甚也岌岌危動貌音五合切

致水匪霜致隊匪嫚瞻惟我王昔靡不練

言堅水之成起于微

霜隕隊之咎繇于怠慢也練繇閱歷之言往昔之事皆在王心無所不閱也興國救顛孰

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言興復邦國救上顛隊之道如無能自悔其過

惡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而歸乃作秦誓曰雖則負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謂雖有負然之失庶幾

以道謀於黃髮之賢則行無所過矣黃髮老壽之人也謂髮落更生黃也負與云同歲月其徂

年其逮耆逮及也耆者老人面色如垢也言歲月驟往年將及垢不可殆忽也於昔君

子庶顯於後於歎辭也古昔之君子庶幾善道所以能大顯于後世也我王如何

曾不斯覽覽視也叶韻音濫黃髮不近胡不時監黃髮不近者斥遠耆

老之人也近其斬反鄒陽齊人文帝時吳王濞招致四方遊士陽與嚴忌

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辨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

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其事尚隱惡指

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

乃致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始皇帝所治之處若漢家未央宮倚

恃懸衡天下關西為衡畫地而人不敢犯兵加胡越畫地不犯

者法制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搃從音

之反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叩擊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

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

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壅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也一曰覆盡也言上射飛鳥下盡伏兔也覆盡是也音方

日闕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屬連也音之微

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趙幽土于吕后

反

反

反

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遂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六齊望於惠后高后割齊南郡為呂台奉邑又割琅琊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瑯琊王

文帝乃立悼惠王子立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以此怨之

城陽顧於盧博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濟比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

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殺忌墳墓欲報怨也三子為王謂淮南衡山濟北也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非不敢戰救也胡

馬遂進窺于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青陽地名也還舟聚舟船也言胡為趙難越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

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

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浮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折截

也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糧漢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隱其詞故謬言胡亦進越亦浮為大王患之以錯亂其語若吳為憂助漢者也自此臣聞蛟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以下乃致其意焉

流霧雨咸集也襄舉聖王砥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

義思名砥礪也音止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收易精思以極盡謀

慮也則無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

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

之義言在下風側聽高美尚悅大王之行義也說讀曰悅故願大王之無忽察

聽其志臣聞鷲鳥繫百不如一鷲鷲擊之鳥鷹鷲之屬也鷲鳥比諸侯

古累字鷲音愕夫全趙之時全趙趙未武力鼎士

絺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絺服盛服也鼎士舉鼎之士也叢臺趙王之臺

也在邯鄲絺音州縣之縣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幽王謂趙幽王支也湛讀曰沈

沈患言幽王為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

厲王之西也厲王淮南厲王長也西謂廢遷嚴道而死於雍也而計議不得

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諸謂專諸賁謂孟賁皆古勇士也故願

大王審畫而已畫計也音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

銷志不明求衣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慄未明而起自立天

子之後使東牟朱虛褒義父之後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諭齊

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也浮割

立天子謂立為天子也義讀曰儀父讀曰甫

嬰兒王之或用皇子武為代王彘子王梁代文帝第二子又曰梁益之間所

愛謂其肥盛曰壤益以淮陽卒什濟北囚弟於雍

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什僵什也濟北王興若反見

罪見徒死於雍所以然者坐二國有今天子新據先

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

大王弗察臣恐周禹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新垣

言出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禹其在乎弗迎則不至為吳言者猶新垣平之言周禹終不可

得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言吳當絕無遺嗣也高皇帝燒

棧道灌章邨

章邨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也

兵不留行

言無所稽留不

廢於

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

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水

攻則章邨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以失其地

荆亦楚也謂項

羽敗

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

言不可庶幾

願大王熟察之

吳王不納其言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

去之梁

枚乘字子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

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

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

侯

聚聚邑也音才喻切

湯武之王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

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則日月星辰無有錯

繆故言不絕三光之明也

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

直諫

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

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

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

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

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

而驚之

駭亦驚也鼓擊鼓也

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

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

改計取福

正在今日言其

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

脫者言免於禍也音

吐活切

必若所欲為危於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

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窀

萬乘之執

敝盡也窮竟也

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

欲乘彖卵之危走上天之難

走趨向之也音奏

此愚臣之所

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

多景愈疾

皆音步內切

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

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

音悽愴之滄寒

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

炊謂爨火也

不如絕薪止

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

也養繇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揚

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

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

乘自言所知遠矣非見百步之中故

謂繇基為不曉射也

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基胎皆始也

納其基絕其

胎禍何自來

納猶藏也何自來言無所從來也

泰山之雷穿石單極

之統斷幹

綆古哽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并上四交之幹掌謂汲索所鏗傷也統音鯁統

缺統刻也音口計反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

靡盡也

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

過

言至小以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也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

如蘗若蘗之生芽也搔謂抓也

也搔音索高切抓音莊交切

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

磨礮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

礮亦磨也砥柔石礪阜石皆可以磨者礮

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
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
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晁錯為
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
鄉讀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
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今所謂榆
也南距羗笮之塞笮西南夷也音才各反東當六國之從從子
六國乘信陵之籍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無忌嘗總五國却秦有地資也明蘇
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

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
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
義修恩義以撫夷狄而南朝羗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
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地十倍於秦民百倍於秦今夫讒諛之臣為
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
吳禍言勸王之反則於吳為禍也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
兵以訾於漢訾量也音子利反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
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蚋蚊屬齒謂當之也天下聞蚋音芮又音而悅反
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失職謂被削黜失其堂分今漢
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

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
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隱匿謂僻在東南天漢并二十四郡

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惟

不如東山之府言漢比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

也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海陵

縣名也有吳大倉鄉讀曰嚮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圍守

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吳苑也以江水為苑在吳東游曲臺臨上路

不如朝夕之池曲臺長安臺臨上路吳以海水朝夕為池也深壁高壘副

以闕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所以為大王樂也言其富饒

及游宴之處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十分之中

踰天子也可冀五分

無患故云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

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羽林黃頭鄧習水戰襲大王之都魯

東海絕吳之饒道饒古餉字梁王飭車騎習戰射飭與勅同飭整

也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

不得已已語終之辭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吳楚反皆守約不從

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跡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欒布聞齊初與三

乃自殺今茲枚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

者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膠東膠西濟南淄川王趙因

邯鄲漢將麗奇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此不可掩亦已明矣言事已彰著

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梁下屯兵方千里矣

張韓將北地

張張羽韓安國也將北地言

右高宿左

右

高侯韓類當也宿止也言弓高

兵不得下壁軍

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吳王不用乘策

卒見禽滅漢已平七國乘繇是知名

韓安國為梁內史梁孝王時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

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

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

遣使捕詭勝必得

必令得之

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

大索

索搜也音山客及

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之所乃

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

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

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

帝與臨江王親

孰與猶言何如也

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

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

也

三尺謂劍也

故太上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

太子

適讀曰嫡

以一言過廢王臨江

景帝嘗屬諸姬子太

是廢太子栗

用官垣事卒自殺中尉府

以侵壞垣何

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

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

言其思愛不可必保也

今大王列在

諸侯誅邪臣浮說

誅誘也音戊

犯上禁撓明法

撓曲也音女教反

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
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
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
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釋解安
國力也

伍被為淮南王安中郎安陰有邪謀被微諫私諫後

王坐東宮召伍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

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

麋鹿游姑蘇臺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

沾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復召被曰將軍許

寡人乎被曰不臣將為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

無聲明者見於未形言智慮通達事未形先皆預見故聖人萬舉而

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

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

王不說說讀曰悅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對曰被竊觀

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

遵古之道錯音千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装富賈周

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羗蠻貢獻

東甌入朝甌音蒲切反廣長榆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

以為塞也長榆在朔方即衛青傳開朔方匈奴折傷

册府元龜 官臣部 卷之七百一十一 十二

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王怒彼謝死罪王又曰
 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
 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
 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
 騎上下山如飛臂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
 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嘗
 為士卒先湏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取飲軍罷士
 卒已踰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賞賜雖古名
 將不過是也王曰夫蓼太子淮南太子也亦猶漢之栗太子也知畧
 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庭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

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乃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

以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

酒祭祀時唯尊長者以酒沃醉受几杖而不朝而四郡之眾地方

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煮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

以為舡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

而西破大梁敗孤父在梁謁之問也父音甫奔走而還為越所

禽死於丹徒東潤州縣也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

天下之人皆共戮之一曰天下之大戮也夫以吳眾不能成功者何也誠

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也且吳何知及漢日一言之恨不顧危亡以此致死也

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

言不知塞成臯而令漢將得知之是不知反也

計今我令緩先要成臯之口

緩者名也不言其姓名今流俗書本於緩上安加

樓字

非也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

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

如此計則漢河南郡唯有雒陽在耳

餘皆

不屬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

趙國界者通谷數行

言此北尚險阻其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

人言絕

成臯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

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

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

下勞苦有間矣

下問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皆為間

諸侯頗有失行

嘗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

鄉讀曰嚮

無應即還畧衡

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畧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舡

守下雒之城

雒夏口縣名

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疆奴

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江

疆淮間

屈音具物反切

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

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什八九成

吳賢驕如王之三臣

獨以為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眾者

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

地百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鄉應

呼音大炎切鄉

嚮日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吳國雖小勝兵可

嚮

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

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迹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

粟致于河西瀕涯也海瀕謂緣海涯之地瀕音頻又音賓當是之時男女

疾耕不足於糧餽餽古饋字也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

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嘗數十萬死者

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屈盡也音

其勿切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

費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五種五穀之種也徐

福入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為

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

國勞極止王南越南海尉佗嘗謂趙佗曰間陳勝等作亂豪傑叛秦相立即被佗書行

南海尉事囂死後佗始自為王今此乃言尉佗行者先王陳勝乃反此蓋一時對辭伍被不究其實

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

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右

之戍父不寧子兄不安弟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

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叩擊也欲為亂

者十室而入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

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中間不經一歲也呼音火故切劉

項并和天下嚮應和音胡計反嚮讀曰響所謂蹈瑕釁因秦之

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壹齊海內
汎普也蒸亦衆也汎音敷劔切 汎愛蒸庶 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感動千里下之應上猶影嚮也
言如影之隨形嚮之應聲嚮讀曰響 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耶揚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為過矣
也 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
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繩

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 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父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為群臣先
在群臣先死 身死於東宮也
王時所居所也 被因流涕而起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徼幸邪
徼要也幸非望之福也 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
謂詐為此文書令徙人也 徙郡國豪傑及耐罪已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
以赦

免除罪者

益發甲卒急其會日

促其期日

又為左右都司

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

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中都

官京師諸官府也

以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

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徼幸

黨讀曰儻

王曰此可

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專發而已

言不須為此詐直自發兵而已

後事發覺被諸吏自告遂坐誅

田叔為魯相

王欽若等曰張敖子魯王偃也

初至官民以王取其渠

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

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

使相賞之

中府王之財物藏也

相曰王自使人賞之不爾是王

為惡而相為善也

不爾是則王為惡

魯王好獵相嘗從入苑

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嘗暴坐苑外

於外自暴露而坐

終不休

曰吾王暴露何為舍王以故不大出遊

韓義為燕刺王旦國郎中旦之謀逆也義諫而死國

人閔之

王吉昭帝時為昌邑王中尉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

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

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慙

兮 檜風匪風之篇發飄風貌揭疾驅貌慙古怛字傷也言見此飄風及疾驅則顧念哀傷思周道也揭

音兵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

列

官臣部

卷之七

揭者蓋傷之也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揭揭然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故傷

今者大王幸方與縣名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

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音數

昔召公述職召讀曰邵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

息也舍止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思至序不伐其

棠其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樽

銜樽挫也音子奔反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咤亦叱字也音竹駕反手

苦於董轡董音止繫反身勞序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

塵埃昌音莫克切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

所匿薄匿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靡也薄迫也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

勞之煩毒奕音而老反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宗尊也又非

所以進仁義之隆也隆高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廣廈

大屋也旃與禮同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

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

食日新厥德訢右欣字其樂豈徒銜馭之間哉街馬街馭車鈞心操

休則俛仰詘伸以利形形體也信讀曰伸進退步趨以

實下今人不行則膝已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以練藏專意積精以

適神藏五臟也練練其氣也適和也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

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喬松仙人伯喬及赤

也松子羨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轉而社稷安矣

轅與臻同 臻至也 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 皇帝謂昭帝也 言武帝晏駕未

久故尚 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

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

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

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慙

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

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尉甚忠數輔吾過謁者千

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

從音子 吉輒諫諍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

不敬重焉及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

邑王吉郎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二年不言今

大王以喪事微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

發謂興 且何獨喪事凡有君何言哉天不言四

舉衆事 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

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

過先帝棄群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 屬音之 欲切 大將軍

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

尹亡以加也今帝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

攀援而立大王 援引也 音爰 其仁厚豈有量哉 言其深多 也量音力

臣 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聽之大王垂拱南面

而已願留意以為念

龔遂字少卿山陽人為昌邑郎中令事王賀動作多

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於王外責傳

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蹇蹇不阿順之意也易蹇

卦曰王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

媿古媿字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及國人皆憚之王嘗久與騶

奴宰人遊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膠行左

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

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開讀曰開遂曰大王

知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

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礙於桀紂也礙此得以為

堯舜也王說其誦諛嘗與寢處說讀唯得所言以至

於是唯用得之邪今大王親近群小漸漬邪惡所冒

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仁義者

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

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八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

安等及王被徵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

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舖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

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遂諫王令還郎謂者五十餘

人質到濟陽求長鳴鷄鳴聲長道買積竹杖合竹作

過引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

凡言大奴者謂奴之有長大者也

至湖即湖縣使者以讓相安樂

使者在長安使人也讓責也

安樂告遂

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

義請收屬吏

以善付吏也屬音之欲切其下亦同

以瀟灑大王

瀟灑也灑灑也

灑先禮反

郎梓善屬衛士長行法

梓持頭也衛士長主衛之官梓音才

凡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

御郎中令遂叅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

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嗑痛不能哭

嗑疾

咽也音益

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旦至未

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

甲哭帳也是謂此

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

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

鄉讀巨嚮

王曰諾到哭位如儀王

受皇帝璽綬郎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廢賀歸故國初

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

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熊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

宮中王知惡之輒以問遂為言其故王仰天歎曰不

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

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

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道備決徹也王之所行

中詩一篇何等也

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王自謂當於何詩之文也

大王位

為諸侯王行汗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淨察之後
 又血汗王坐席王問遂遂叶然號曰宮空不久祿祥
 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
 何徵既即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
 以屋版瓦版瓦大瓦也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
 陛下之詩不云乎猶言陛下所讀之詩也營營青蠅至于藩愷
 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
 矣惡即矢也越王句踐為吳王嘗惡亦其義也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
 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如若也不忍謂不能踈遠也信用讒
 諛必有凶咎願挽禍為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賀

不用其言卒至於廢

王式為昌邑王師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群
 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
 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
 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
 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
 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
 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張敞為膠東相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
 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葉陽秦昭王后也音式涉

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不食鳥獸之肉樊姬楚莊王姬也

非惡旨其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耆慾者耆讀

日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禮君出門則乘輜輶下堂

則從傅母輜輶衣車也輜音笛又從疑切輶步干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

則結綢繆謂衣裳結束綢繆也組紐之屬所以自結固也綢直留反繆亡料反此言尊

貴所以自欵制不從恣之義也從讀日縱今太后資質淑

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

以上聞亦未宜也上聞聞於天子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

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敵幸甚書

奏太后止不復出

後漢桓郁為侍中入授皇太子經太子賜郁鞍馬刀

劍郁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

古謙謙乞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

慚懼誠思自竭愚以為太子上當聖心下當卓絕於

眾宜思遠慮以光朝廷

何敞為濟南王傅王康奢侈恣欲游觀無節敞上疏

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

和其民人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

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為科品

而今奴婢廐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蠶食官

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
費以巨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
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
凶吳興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今數游諸弟
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
大王脩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
用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敞乃敢安心自保
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敞雖無嫌怡然終不能
改

册府元龜

